

嘉慶直隸太倉州志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

〔雜綴〕三

紀聞

〔太倉州〕

鎮洋縣附

元

高德基平江紀事云延祐初移崑山治於太倉未移之
先太倉江口打棉花子遍地盛開民謠云打棉花子開
今搬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鼠狼出沒廳事上民復謠
云黃狼屋上走州來住不久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峯舊
治

沈周客座新聞云偶武孟桓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

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搗一更至五更聲次第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張采志云黃姑里龔氏藏其先龔識登第時金花榜帖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尺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大帖貯之外復書姓名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世少見其制斯爲典矣

明

又云顧以山年十二隨父往六公市避雨士人室見几上書翻閱雨竟日主人試之首尾成誦里中以以山識

字選吏員令日捷之後察其善書稍加禮竟以吏員應
試登進士第歷官清介有忌之者以御史陞河南僉事
又云陸文量容美丰儀應試南京年二十四館人有女
善吹簫夜奔容寢容辭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
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
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領薦

又云陸安甫伸爲其子之妻擇配一日治午饌招所親
某曰聞姜氏秀才有女欲請婚於夢賓先生擇用何日
先生尊重不宜草草其人曰當卽往往告先生先生曰
可以告夫人夫人曰可先生謂夫人曰今日吉日卽索
紅紙書帖與陸氏所親報命安甫舉家喜過望前輩婚

禮真率如此

邑乘小識云陸安甫不肯修州志曰先子州人余何以
執筆事見南郭志蓋與龔文學持憲作太倉攷不書其
祖意同見張訓導序或謂此當視其公與不公耳所言
公則公言之何害記云先祖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
不明不知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故史記漢書皆述其先
無有非之者雖然惟大賢以上能不避嫌陸龔二君亦
善學柳下惠之魯男子也

張采志云姜夢賓昂與陸鼎儀鉞聯姻京師旣納采絕
無繁文已夢賓奉勅清軍福建歸朝靖逸出迎無他問
荅直云部家考察官吏以君爲重夢賓欣然爲檢定賢

否夜宴餽不過二味深酌不及家事

陸容菽園雜記云張翬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人嘗問其何修曰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賴此耳無他術也

張采志云周雲川怡貳泉州值倭變署府事調兵食得士心新守秦至少年任性不時給兵大譁公出麾立散遂罷守以怡代怡受業王大司馬思質元美方幼與怡爾汝交狎攜靡不至思質忽延怡師席抗顏規謫亡所避元美小怠卽攝齋請去皇恐謝罪乃已後補永昌不復出按事載湧幢小品雲川名道光不識張志又何以稱怡此有古道二倅貳能卽代守平交受北面卽嚴師範可風起矣

金鴻縣志云王用檢倬幼不喜習制舉業兄僑舉鄉薦有同年生來謁封公封公呼用檢捧茶用檢難之封公云適來謁者年二十四與汝齊齒令汝捧茶以愧汝耳用檢自此發憤讀書及成進士而前謁者始登甲榜與用檢亦稱同年生云

劉鳳續先賢譜云毛文簡公少時夜誦母夫人遣婢饋不肯啟門兄洪自往乃出平居雖甚暑不褻露室無媵侍獨喜爲詩時時諷誦或輒棄之曰聊爲適耳奚足存者

金鴻志云王思賢忤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訪則留飯腥蔬不過十盞或少益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鵠

必去其首尾以鷄首尾益之曰御史無食鵝例也

張采志云馬紹榮字宗勉家貧養於穿山周氏數歲周氏令伴諸子讀穿山多舊族日詩酒過從當成秋諸長老方酣咏桑君某見紹榮執役戲曰汝能是否紹榮應聲曰青草一何長秋來要築場築場何所事登稼納官糧衆欣賞遂令習舉業後中鄉試爲中書舍人預修憲宗實錄陞太常寺少卿

邑乘小志云太原王氏自文肅公後以春秋爲世學而其源出於潘子祿

更名德元字子懋見選舉

子祿居崑山徙太倉精

春秋中嘉靖甲午鄉試一時治春秋者爭師之王文肅其入室弟子

鳳里志云唐儀鳳吾州鳳里人才而艱於遇棄舉子業
撰鳴鳳傳奇表椒山公等大節夢椒山謂曰子當爲鷄
骨哽死今以闡揚忠義至期吾當救之更延一紀覺而
異之一日偕友遊馬鞍山食肆中鷄汁麵楚甚不堪幾
至垂斃抵暮恍見一手自空而下直探其喉取骨出而
愈後果又活十二年乃終傳奇之成也曾以質弇州先
生先生曰子填詞甚佳然謂此出自子則不傳出自我
乃傳蓋勢有必然吾非欲掠美正以成子之美耳儀鳳
許之弇州乃贈以白米四十石而刊爲己所編然吾州
里皆知出自唐云或又謂唐初無子作此後夢椒山公
抱送二子

吳氏私志云食色性也而王文肅公於食色中有能人所難能者相國生時萬爵集於樓因名樓爵年十二爲督學所器拔補諸生而言其名不佳更樓爲錫旣通顯曾矢心持齋二十年不明語人惟於腥物邊取蔬笋啖之年數旣周忽有一道人至其第語門者云傳語爾太師齋期已滿不必再持門者訝之言初無其事道人云第述吾言太師當自知之因入告公果驚以爲神急趨出視道人已不見又文肅終身無二色晚年呼二小鬟侍寢溫足及去世二鬟適人依然處子皆人所難堅忍之操自不可及

又云蘇松兵憲王公叔杲永嘉人善青烏術相吾州中

巽方宜建鐘樓則文風振起秋榜必發解元旣而樓成
公使擊鐘審聽云解元已不可得矣又使擊乃云五魁
中尙有列名者是科萬歷丙子陸公起龍以禮經爲第
四人後科己卯陸公大成壬午王公士驥聯得解元戊
子王公衡復冠順天四科三元卒副所期焉

金鴻志云王文肅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卒見
白翦絨不覺身入花間却不交一字公笑曰君典故不
減吾乃贈與之嘗夏月科跣據地捉菊蝨隣叟意花丁
也頻呼不應直入蹴之公曰叟愛菊耶亦贈與之可稱
佳事又公入山養病家人勿揚姓氏道遇驟雨移舟避
鄉人船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也鄉人罵曰

好人何爲六月出門公聞之曰彼言是也命移舟去之
張采志云吏顧某主賣餅江家江被盜誣顧白其冤江
以女贈不受後赴京辦事屬韓侍郎門下夫人見而呼
之卽賣餅兒也蓋由副室繼正矣侍郎上其事孝宗除
禮部主事

鳳里志云周子純錫應貢謁選一日於陸學士深席上
代作青詞得十四首陸擬薦留館閣先生退賦掃雪烹
茶詩以獻中云跡入荒江元是性聲隨活火却何心陸
笑曰何志不可奪如是遂就常選得潮州府通判

張采志云萬歷壬午甲申間王世貞以南大理卿還里
王禮侍錫爵給假省親世貞弟世懋與錫爵弟鼎爵俱

以提學副使一自陝西一自河南乞歸二子同歲同爲
禮部同歲遷提學又同歲請告而世貞亦召爲刑部侍
郎不赴一時頗稱爲四王者以其名位里居相比也

邑乘小志云張起潛振之繼室劉宜人在室時家壁立
有議姻非其族者父以貧故將許之夫人與兄相持對

月而泣月英射人忽見桂樹浮空森發丹葩翠葉諦視

愈真久之乃滅

按見梅花草堂集先生年譜敘此殊不
同云萬歷二十六年劉宜人甫十齡見

月輪中空洞無物而樹出月上兩枝十六葉葉大如芭
蕉其色青翠可愛宜人驚詫呼衆觀之增一人則更增
一色最後作柳青色而縮入月中則蟾復現爾時莫曉
其故蓋爲公入泮之徵也又按是年先生二十歲入泮

元配郝孀
人猶在

金鴻志云張起潛初登賢書與王文肅同上公車自奉

菲薄謂文肅曰苟他日富貴亦當如是後成進士每食不過二簋

沙溪志云王西溪謹嘗割股療母疾棗陽李公致爲鄉飲賓謹父蒸曾祖怡由雲間徙塗菰出穀米賑饑予冠帶不受

金鴻志云顧懋稱守桂林公暇輯家譜一書椒山楊繼盛爲之序曰歲丁未余得雋同年三百餘人獨東倉兩年兄差強人意一爲元美王郎一爲懋稱顧郎懋稱又爲元美師余三人者每聚首談時政輒感憤填膺欲歔泣下

按張采志無字懋稱者丁未榜有顧允揚與元美同年不註表字官爵而嘉靖癸卯鄉舉榜及歲貢

榜俱載允揚字師錫讀椒山序知懋稱定屬允揚改字張志或亦疑而闕之歟

又云吾州有王三翁者沙人也年一百六常住明上人
燕人也年一百四今秋睢州劉大瓢來訪自言歷三丁
丑年百二十一度其狀貌亦准百歲許人期以閏月之
十二日會吾山園喜而有賦詩云三老三百三十歲一
農一道一山僧俱稱獻壽來南極直數生平到裕陵長
就鶴形驕婉姘煉成松骨關峻嶒囊餘伏翼千秋餌手
拄胡孫萬歲籐迤邐降庭猶恨少依稀杖國嚮來曾他
年太學應親割今日清樽暫作朋疏上壺關名是茂篇
留陌上姓爲應懸知太史占星象厠我嘉弧恐未能事
見弇州集

邑乘小志云曹東樓景家居元旦諸孫拜賀時比部灼

方掇禮魁一見卽喝令跪不解何意諸孫拜畢兵馬公
獻從容請曰子何以致大人怒東樓曰彼初得一命卽
敢衣絨服見我成何德器兵馬曰彼所衣實布但苧機
耳苧經棉緯東樓曰尤不可君子惡似是而非者

又云王弼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
競爲之名鳳洲酒一時臘釀竟無人買王文肅爲人書
扇問是張芝山白扇否張家扇幾滿天下

金鴻志云陸足吾文獻當璫燄時善弭斃以扶正類一
爲侯啟東在吏垣日彈客氏爲閹切齒陸代爲剖解恨
稍釋一爲文湛持姚現聞文以勤政一疏忤閹削籍姚
亦爲閹黨所構俱將被逮一夕駕帖至刑科故事駕帖

下頒必刑科僉押乃行部時陸方掌科不肯押次早白
闔曰江南重地近以周順昌故無端煽動今所逮文姚
二子亦有虛名倘復搆釁誰執其咎闔懼竟寢其事

又云盛於斯世才本姓陸崑邑人幼育蘇郡盛氏盛業
匠令習之於斯甚恥家故隣書肆澄江繆當時坐肆中
閱書於斯傍門泣繆審視之問爾得毋畏讀書乎曰吾
正恨不得讀書耳因呼其父問之父告以故繆曰盍從
吾游乎遂挈之歸時繆操選政設塾長涇從者百餘已
而登第入翰林金鴻志云疏觸璫罹禍其自叙年譜則
以於斯爲及門首後於斯隸州籍入津舉孝廉知隨州
彭紹升居士集云徐成民名坤小名佛舍太倉人父驥

生縣學生成民爲人長者長齋奉佛年十八當崇禎六年六月十二日夜夢被帝召至忉利天敕示夙世因緣命攝第五殿閻羅王事百日自此每夜坐堂中作呼叱聲若官府決獄狀驤生起而矚之見一王者南面坐鬼判獄卒猙獰旁列則大驚諦視之而王者乃成名也遲明詢其故成民以實告卽令移居寺中諸昆弟及遠近好事者多攜筆札伏壁後記其判語得九十餘條決斷精嚴見者身毛爲豎成民嘗自言冥中罪囚合四天下動以萬計除付所司分治外其親鞠者猶夕以千計獄有十八刑分萬條塞耳呼號舉目愁慘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時來救拔然非宿有善根雖面與開示惛然不

知惟七月之望爲佛歡喜日普天下盡演瑜伽施食法
大士親領衆囚赴食法力所屆諸罪末減過此則與人
世遠隔矣是歲七月望夕成民謂獄官曰好勸衆囚各
稱阿彌陀佛能稱阿彌陀佛一聲者合獄都出罪其不
能者但令持佛字復詔四門各樹一牌庭中樹三十六
幡各各大書阿彌陀佛以示衆囚復詔衆囚前各書佛
字於胸而命之曰念之念之慎莫忘佛佛在爾心今告
爾等或有惡鬼銅鉤犯爾刀劒刺爾水火逼爾爾但稱
佛名一切銷滅蓮花現前我若誑爾與爾同罪成民自
受事後偶言生死事輒驗自以徐氏先世有負罪繫獄
者率諸宗黨禮梁皇懺周而復始得末減乃已頃之至

九月十四日成民上表謝事於是修持益力日誦準提咒回向淨土以終其身其判語二集里人楊時泰崑山戴衮序之名曰活閻羅斷案刻行於世

又云吳瞻樓遺其名早修淨業晚以家事付二子日持佛號萬聲作西方觀不雜餘業閱十二年如一日室中屢現瑞相牀前湧白蓮花大如日童稚皆見之年七十餘怡然坐逝子孫以事佛世其家

又云錢伯韞名炳爲人淳善以貢授教官年七十餘遷知富陽縣後去官歸篤志修行日誦金剛經臨終自作祭文及偈頃命左右取清涼水飲之間清涼水何在曰放生池水也水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涼界

中矣熙然坐逝

吳氏私志云庠士王瀚字原達性好佛崇禎甲申之變作詩謝文廟云忝列諸生踐極年義應君父死生連薄言草莽無官績敢卸衣冠哭聖前讀罷捲堂羞國士身同左袒幸敷天孤蹤願謝宮庠餽甘作山農種石田素心多載想盧能獨係高堂久未曾國事一朝淪鼎沸浮名何惜付層冰聊將毀服存吾義從此棲禪學老僧拭取青山無累眼好清世事理禪燈遂入山爲僧號戒顯乙酉夏州宦陸遜之自淮歸云淮有德宗上人知未來事陸以太倉問之德宗以州有再來人王和尚底過不再兵革益指瀚也州竟不被慘禍云

又云順治乙酉六月十三周荃奉命安撫太倉荃郡人
居虎邱原任蕪湖船政通判至州坐堂諭百姓民皆香
燭結綵門書順民字繼往嘉定復來任至十九日去招
浦嶧等出兵保桑梓嶧善武藝豫王任以副總兵銜駐
州禦勦有功殺叛奴爲首者殺毒紳之首惡陶二張明
宇等州賴以安王元初字達徵能文章補武學廩數考
第一武略過人隨王總兵之仁勒兵勤王臨陳獲級以
首將未敘故功不及後祁撫軍辟守京口受委爲游擊
與嶧同事按荃名靜香其接撫諸屬於興朝固有功
而綏靖民生亦有德事定巡撫土國寶疏請爲一死一
生均不辱命事死謂崇明黃家莊以招楊文驄被殺生

則荃卽任開封知府陞青州副使罷歸徜徉林間究心
禪學得法於宏覺國師

吳氏私志云李委嘉靖中太倉衛千戶諳遁法蹤跡無
定人以神仙目之名聞於朝或以爲妖欲捕治之時逸
去無所獲一日偶遇於杭之東門卒以繩繫之至一池
旁委入池中遂不見又一日獲之同詣公府守叱之跪
委立不屈欲撻之委倚身柱上漸入柱中始見影須臾
并影不見

又云沈京應字洛尹本張溥之兄繼於沈氏爲黎陽大
司馬壻餽於庠余向亦未稔其人近見其賀張司馬一
詩知亦負才學者今錄之云輕裘坐鎮海門東犀甲森

羅關艦雄力守孤城心貫日憤驅羣島氣如虹席間借
箸籌多中地下成圖算不窮小隊分營春校射高牙列
陣畫開艘文成魯仲飛書慣幕有陳琳草檄工時聽高
談樽俎上夜聞清嘯戍樓中已歌甘露流棠蔭忽報璠
枝發桂叢客慕幽并人盡俠門招文舉刺常通雄師自
昔收南服逋寇於今識令公翦盡鯨鯢銅柱立多君束
髮便從戎

邑乘小志云趙伯京汴凡夫先生之父性嗜學課誦每
在鷄鳴後一老嫗提燈辨明而出夜分而入竟日不入
閨閣娶婦半載未識其面與客飲或廢一日之功必以
來日補之未嘗虛分寸晷

程穆衡舄吟集云趙一令勤夫嘗自勵曰人雖貧可富於學雖賤可貴於品雖窮可通於道雖小可大於德雖死可生於義他所著述不傳傳此五語者其亦可以不朽矣一令凡夫兄

彭紹升居士傳云趙凡夫嘗與客行遇二人驅六豕赴屠凡夫爲誦阿彌陀佛一客稱善凡夫曰吾誦佛號度六豕義少度二人義多何以故豕今就屠受一刀苦償一債畢償債畢已步步樂土彼屠豕人驅豕一步剗豕一刀心心步步造地獄業趣入苦境而彼恬然不知警懼可不爲大哀乎又嘗勸一老人斷肉老人曰余年衰不能不資肉食凡夫曰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先受刀砧

於心安乎未死防死慘死之肉恣意吞嚼於心安乎著書曰護生品廣勸世人斷肉其言甚切

又云黃子羽翼聖素服雲縷教與妻王氏精修淨業崇禎中以薦起爲四川新都知縣嘗飯僧縣堂躬行匕箸布襯施繼以膜拜張獻忠寇四川過新都縣子羽帥民城守新都千僧感其德相率登城擊鼓稱佛號夜中其聲震天賊尋引去以守城功遷知吉州明亡棄官歸印溪所居樓曰蓮藥樓自號蓮藥居士營齋奉佛已而臥疾浹月自制終令請晦山戒顯授菩薩戒語顯公曰吾今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明晨顯公將別去勉以八日必行及期果然

邑乘小志云張受先撰天如先生溥行狀云公日夜取成書斷章手錄無何將所錄篇篇投火火後復錄十日或半月高吟一過又復投火余問盍存斯曰聊強記耳柰何留之滯心路握管處大指及掌心皆成皰五六日須割去一次冬月指數日數沃盥又云余與讀書七錄齋時見公食糗誤漬墨口輔盡黑而公不覺其勤且篤殆天性每日辰出夜分入一日夜深燈盡窗照如白日疑天遂明出視庭中則雪深尺矣呼童子舂睡不起恨不得一杯酒余謂無恨他時當念此耳及余在臨川雪夜思公遂覆杯而聞公家中對雪亦輒不怡

又云化治間姜參政昂廉號姜麥粥狄縣令雲漢致仕

歸時斷炊家人進食曰清官喫麥粥嘉靖中龔瑞周先生起鳳自杞縣罷歸亦有麥粥之號並見張志而織簾居集曰受先書云某居爲姜子頰先生故宅姜宦歸喫麥粥人呼姜麥粥今某以麥粥爲上膳家人食有不可言者時崇禎壬午歲大饑故云然南郭宰臨川亦潔者又一張麥粥矣麥粥之能傳人如是哉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王司農原祁幼時偶作山水小幅粘齋壁上祖奉常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之曰此子業必出吾右琅琊元照見之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出一頭地也後官京師每歲初冬輒贈門人幕客輩畫人各一幅以爲製裘之需好事者欲得之往

往緘金以俟焉

邑乘小志云徐樸號尋樂老人朱常熟教諭徐壽十二世孫也嘗置義田千畝於直塘以贍族人後移居郡城復置役田千畝助里中

又云張西銘舉復社不能致者二袁之外

袁臨字孝宜袁賁字功白

確庵而已三人高才不遇疑西銘陰阨之袁氏兄弟居西郊之蔣王浦橋而確庵讀書太微道院地居相近西銘病卒二袁夜叩確庵門大呼曰阿丑死矣阿丑西銘小字也明年確庵登賢書二袁卒淪落終身

金鴻志云華天御乾龍高隱五十年一日舟行遇一老人偉貌長鬚氣體迥異與老嫗偕華異之問姓氏不荅

問里居曰任陽問其年則曰忘之矣既見姬出果數枚授老人呼爲兄華并問其年則曰余妹閱兩甲子矣華益異之願乞一言以佩終身老人曰謙請益曰默老人亦知華非常人臨別去又書杖作一字曰誠華拜謝教後遣人至任陽訪之果有其人終不識居址何處

國朝

又云 國初龍游余氏開書肆於婁刊讀本四書字畫無譌遠近購買是時吾州學究金績號雪泉主其家實校讐之故原本於朱子章句下必綴金績校正四字至今猶刊雪泉原本云

案邑文學周績虞元恭復爲增訂重刊績虞爲唐東江好友博學盛

有著作其家在新安鄉身後其

書盡漂沒於雍正壬子潮災

又云 國初邑中多耆德仿香山洛社之會吳門高士
張永暉蟾繪以圖石隱王育作十老圖歌歌曰桴亭酒
酣面微赭滿腹經綸未易寫樊村虬鬚氣吐虹兀坐四
海經營中高冠峩峩切雲峰存齋赧然玉山倒懷仁抱
義不知老寒谿行止動合矩珊瑚一枝出海底纂述千
古遡良史和氣翔洽在睂宇隨庵丰姿溫如玉得喪不
足撓其腹口拈五字吟鬚禿垂綸戴笠者鴻逸志樂山
水無與匹孑然遺世而獨立愚庵江子我門徒天懷孝
友俗情疎淵明饑驅走京都歸來門戶人望孚威儀抑
抑神清臞菊齋非僧服僧服皐羽祠前曾慟哭海藏龍
宮受真籙世人爭呼孫思邈確庵黝然有深憂忍却饑

寒爲道謀文章萬卷走九州莊溪八十老不死露頂倚杖看雲起

又云 國初時臺垣家居聲勢烜赫猶有前代遺風時張黃門王治以言事罷歸家世隆盛出入里巷輿從甚盛一日夜分宴歸燈火照路值司柵者係前代老儒呵止之大加誚讓從者將欲誰何黃門亟止之從他道歸病其言終身不由此巷

又云婁俗極重主僕一爲人奴累世不得脫籍有富厚者卽以多金贖之然里中終不屑與周旋也鼎革之際奴之黠者乘亂倡爲索契之說始自城中以及諸鎮各村在在蜂起聚衆千百擁至主家立索身契主人捧契

以待稍或後時焚殺劫掠無所不至卽平日受恩最深者至此亦虎狼矣城中首事者爲俞伯祥故王氏家奴一呼響應世家巨族無不惴惴懼不測會浦君舒等梓伯祥父子斬於市而巡撫吳某至州復斬一人以徇其事始定

吳世睿新樂府序云秦御史世楨按吳時歲大水公思救荒之策急請於朝免漁戶稅令饑民皆捕魚爲業由是浦澈溝澮皆生魚魚賤如土民得不饑次年歲復大旱公一至婁境理冤獄甘雨大注時無雲而雨觀者咸詫爲神呼御史雨

又云江南拔富初行胥吏輩積鏹巨萬徵訶舞無寧晷

時達官皆以筵宴相高每席至百餘金而若輩所費則又倍中間列果品數十行號曰金灰堆大約盡南北之方物矣御史秦公行部後其風乃息

又云三韓白公之開新劉河也荒歲興役民頗苦之公乃大書於州門曰苦勞民力導涇溝雖曰時艱利萬秋若個今朝含怨報他年方曉白知州

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吳駿公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爲泰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云時浙西僧水月年百餘歲能前知先生病亟始拏舟迎之至則曰公元旦夢告之矣何必更問老僧遂卒

邑乘小識云明時及國初迎春必召妓女樂工梨園

百戲歌聲雜沓結束鮮明士女傾城往觀袁中郎迎春歌李散尹鑒古觀春詩可攷康熙八年山西郭公四維守吳郡躬行節儉至迎春妓女優伶一切革除惟府縣各官往迎而已自是歲以爲常至今不改

又云朱竹垞經義攷載崑山朱汝礪商石詩劄二卷云少從嘉定黃淳耀游黃有詩劄二卷未成汝礪乃倣爲之陸元輔稱其援據賅博議論精核可翼疏注又有禮辨十四篇多先儒所未發崑新合志采其說第商石未聞居崑亦不聞有是書不知竹垞何據也文經義攷載郁計登禾五經攷辨一卷詞甚條暢不套前人齒牙可謂博雅之士計登所著頗多而無後爲他人悉以易錫

惜故

又云沈白樓家會禮敘曰外大父王莊溪先生立合祀宗會之禮歲一舉行大約以至簡至便爲法其法以一人爲祭主與祭者各出銀若干酌其數取儉主祭者先期五日傳片紙曰謹卜某月日合祀祖先至期辰刻敬集祀所先期五日銀畢致至期宗人畢集懸先祖像於中堂自主祭外執爵執壺執帛用子弟長而習於禮者讀祝文擇老成者贊禮擇吐詞宏亮者其儀則有序立參神進香灌地拜獻序揖辭神之節旣祭飲福坐次序昭穆定設五簋蔬果略具酒數行不及亂越三年受宏於寒食倣而行之歲歲不廢

又云沈白漉嘗客粵東驟厥僵仆目中見鬼怪滿前先生默念吾平生讀聖賢書祇知天命之謂性我今當死正我復性時安得見此念甫定鬼怪頓滅惟見天命之謂性五大金字神氣漸蘇病旋已

又云州初民辦賦田編甲甲首曰排年皆極險譎詭詖者乃入選包收侵入公庭支比盡若輩所爲良民卽自完賦尙出貼役之費雍正初知州溫而遜行版圖法每畝幾戶禁花分數戶共一滾單挨次滾完戶皆自封投櫃革私貼雜費民大使之溫他政無可紀而版圖實爲良法云

又云孫子未勦州之沙溪人髫年隨父母入郡寓長洲

令孫達卿繼署中繼山東德州人有二子隨任甫操觚
文日益進察之乃勲代作也異其才撫爲子順治辛丑
罷官掣勲歸年十五游庠第一通籍後省墓沙溪施惠
親黨掣其故鄉之弟姪以去歷官清慎所至稱賢視學
黔中遴選俊異隨任讀書者六十餘人膳資取結於黔
撫三年士多通顯訓士規云日爲一篇百無一不中者
眼見兩編修力行此法皆高等聯捷兩人叢汝霖澍龔
于路鐸也

沈起元敬亭文集曰方鈍吟學博青選弱冠補諸生苦
志力學夜半將就枕懸條香於榻右綴鏰其末下承銅
盆香盡鏰脫鏰然有聲卽驚起復讀數踏省闈不售以

歲貢授沐陽教諭攝贛榆學篆年老乞歸

烏吟集云曹協占徵熊州庠生性迂拙嘗抱餓閱史遇所不平搥几大詬移時不已僅適盜一錢聞詬聲以爲詈已大懼遂吐其實里中以爲笑談

顧陳埽抱桐文集云王秋涯遵展檢討書法辨香在董華亭一生臨摹幾忘寢食虛舟老人澍戲目爲董家愚平陽家乘云汪芝田溥清明節省墓故鄉

原籍徽之休寧

遙見

鄰人伐其壟樹中道輒回從者曰盡跡之先生曰彼偶有需耳我不忍敗其名且恐驚而隕明日其人聞之來謝笑遣之先生又嘗飯僧佛寺設蠶豆爲供一僧戒行頗高偶棄豆衣徹饌後先生盡食所棄僧合掌愧歎曰

某罪不通懺悔居士積福未可量

烏吟集云黃祖顓頊傳少奇穎數歲能作詩古文辭弱
冠學詩吳梅村祭酒之門才名噪一時嘗著迎天榜傳
奇述袁了凡冒嵩少陰德諸事以示勸誠王奉常煙客
爲命優譜其聲詞招集名流揖頊傳居上座引滿稱觴
人咸以爲佳話中年後無子著太上感應篇鐸句繫五
古七律各一首多發聾振聵語書成遂得一子

平陽家乘云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但求
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扶社稷家無
逆子惱爹娘四方平定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邵子
安樂窩吟也汪封公質庵之恒每日炷香於庭跪誦此

詩數十年家居宦游未嘗或輟識者謂賦詩見志可以知君子之存心矣以子持齋司空貴累贈如其官

邑乘小識云鶴市潘伯偉曾遇星家算其某年月日必死至明季寇氛潘避難過一小橋便欲抽去會見後面呼號甚衆潘俟其過盡抽之而一騎追至隔岸射潘中三矢徐取去鏃得不死及某月日夜夢人語曰汝有陰德可延算後至八十餘

縣冊云吳家銘半痴嘗以夜分擊銅板警衆於道宣講聖諭廣訓十六條聲若叩鐘辨如瀉水遇所見聞隨機指引反覆開導沁人心脾父老子弟藉以改行息爭者甚衆自丁卯至己巳三年如一日每出講不閉其外戶

一夕歸有偷兒在室見而欲逸止之曰天寒漏盡將何往且恐爲行夜者所執我今作粥爲我司火因訊其饑寒勸之生理天明贈以青蚨而去初里中聞銅板聲半以爲痴吳聞之甚喜遂自號半痴癸酉歲子桂應省試試官於卷上彷彿見一硃書魁字乃以第四名獲雋壬子孫本又領江南鄉薦人咸謂銅板之報惜後無好善者繼之

抱桐文集云我州以副室受旌者自高節母錢氏始節母守志四十餘年令子士鳳嚙指出血陳情學宮達諸三院而屢被駁詰雍正元年求得太湖當塗二例據上之乃得請

毛詩顧明紹傳云顧王鉞字鼎身年十六有邑諸生食
於庠數試不售壬午應京兆試留邵宮允蔚田邱舍報
罷疾作瀕危請於邵曰先生作家書幸勿述某疾狀不
忍以不肖軀貽老親憂也其仁孝如此

顧陳埏無益之言云州厲壇在北郊以清明中元及孟
冬朔設祀主以城隍神不知何時游手好事倡爲神會
大抵州之吏胥與大家之僮奴耳神位正殿者不可輒
動別造一像奉以出入儀衛十倍州守祀畢置諸東偏
號曰行宮順治間州守白公嘗蚤衙曹役無至者怪問
之乃在城隍行宮排杖怒封不許啟然未禁厲壇之會
也其徒更私作行像歲用之置諸西偏白公去行宮禁

弛東像復出像旣二會亦遂分各奉其一以角勝太倉城隍會之勝聞於四郡雖一家父子分隸東西隱若敵國甚至他邑勢豪有事相軋亦附此東西以爭軒輊如是者且六十年康熙癸巳東西宮爭飾後殿東飾則西毀之西飾則東毀之繼而操白梃大斧以鬪鬪不已則盡撲其像州守不能詰詰朝坐廟庭取傷殘之像焚之觀者萬人愚夫村嫗爲之揮涕甲午六月二十日火忽發大殿竟夕先是人見巨蛇出神座前大鏡中首及前齶舌吐燄目如炬未幾而災或以爲神怒示警或謂卽羣不逞肆毒而故騰妖言也殿旣燼東西俱輟不行亦不議修陳公信每入城過廟輒太息一旦蹶然曰是在

我矣傲居廟左庀材鳩工數旬竣事顧行人陳埜爲之
記陳名景鴻劉河鎮人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一

〔雜綴四〕

〔紀聞〕

嘉定縣

〔宋〕

程國棟志云秦少游南翔寺詩練圻江上梁朝寺元王
常宗有祁江漁者歌云賣魚偶入練圻市得錢買米珍
珠紅猶惜黃塵滿城郭秋風濯足來吳淞則練圻之名
久矣今作練圻或稱練渠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云僧居簡北礪集有南
翔寺觀堂記懺院記大殿記大殿碑陰記凡四今惟觀

堂記石刻猶存記末題嘉定九年季冬既望而碑首題平江府嘉定縣縣建於嘉定紀元之十年蓋撰文之次年始書而刻之爾

明

江南通志云媯蜚子王彝學有淵源文甚高潔時楊鐵崖維楨以文雄東南傾軋一世彝獨作文妖一篇詆之程國棟志云大場鎮別名錢溪其北有龍潭在焉尙書夏原吉先以治水經湖州宿慈感寺寺前潮音閣下有蚌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蛟龍輒來攫取是夕有老嫗携一幼女訴曰隣豪欲奪吾女求大人一字爲鎮原吉乃書一詩與之未幾至吳淞江復有金甲神夜至求改

判原吉叱退之因憶慈威寺事書牒告海神次日大風
雨電雷震死一蛟於錢溪之北

又云宣德間宣嗣宗官吏部郎中掌制誥一日宣宗幸
內閣以銀錢撒地令諸從臣競拾取嗣宗候諸臣取畢
徐拾一文上顧謂曰此秀才獨不愛錢卽以重幣賜之
又云正統景泰間里有丐者奉其父母居警鋪時父
母俱以疾廢丐者辰出午歸未出酉歸得市中魚肉烹
以進置酒跪拜喧歌必父母懽醉而後已乞兒能孝世
所僅見

又云景泰末邑有唐炯者年六歲聰穎卽能屬對令聞
之召見值新秋衣葛指示之曰風透葛衣肌骨冷卽應

聲曰月侵紗帳夢魂清令大驚以爲神童一日引見其夫人時炯母歸寧思慕啼不自禁戲之曰子望母歸心切切炯對曰婦隨夫唱意融融一日令會客鐘樓罷呼炯曰客散月當樓對曰僧歸雲鎖塔見役夫負土者曰擔泥填地面對曰煉石補天心令時有所莫指所陳祭品曰糖作鴛鴦飛不去對曰紙燒蝴蝶舞將來工敏諸如此類而煉石句尤奇然止于諸生習醫以終

又云槎南有姚生者素心險構怨于陸某某充糧長乘馬夜歸姚偵至中途操刀伏橋下馬至橋躡蹻不進陸鞭之馬始進而陸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幽寂無知者馬逸歸驚嘶不已若有訴狀陸妻知其夫必死非命持

燈尾馬至橋夫果死妻哭曰吾夫死正犯未獲何以雪
冤馬卽前行首鼓姚門姚出齧之蹴之其妻執以赴官
取馬狀情實乃論姚棄市

又云沈中丞人种舉于鄉將上南宮謁辭城隍之神方
拜見神起立种喜私盟于神脫得第當爲神樹綽楔是
科登第及官中丞歸卒酬前約今威靈赫奕坊是也

又云嘉靖初江東沈東津于宅後開溝掘起鐵櫃木船
一隻不知何時沉于此土若由廣南泛海必在此地未
漲以前焉能完好不腐或朱張造舟海運時所遺然至
此已二百五六十餘年矣沈氏製爲器用傳流極多後其
族人寧侯者更召上海木工別改精緻凡得七星桌二

十三隻

又云嘉靖間邑諸生李汝節嘗讀書黃渡夢神人自稱樊將軍言所居室圯願君葺之能利君質明以詢土人果有樊祠爲捐貲修葺是歲試不利李後至其處笑曰樊將軍而尚爲屠狗行給我耶顧自是文章日益進乙卯舉於鄉又十年乙丑成進士其夢始驗

又云殷職方都壬午北上舟過太河忽一人從水面出齋蕭府文書求聽用自稱管郭職方與問答如常人旁無覺者嗣後寢食起居無不陰賴其力明年成進士歸與諸相知夜集吳門從容及此客有疑者於呼盧時故取一子擲水中試之職方以手扣舷少頃卽于袖中取

出衆始驚服在彝陵三年家中人頗有咄咄者以不安求去職方不得已而遣之別具言此後若有奇厄當連呼某某者三雖遠必至厄當自解後于荆門夜泊風浪大作隣舟漂溺殆盡職方亦朝服候命忽憶前語大聲連呼舟兩旁若有巨物夾鎮之得無虞程孟陽壽職方詩定是閬河岳常聞後鬼神益指此也

嚳志述聞云殷職方左遷歸值歲荒妻子爲粥進之曰清官吃粥問有飯乎曰清官安得飯

程國棟志云萬歷戊子嘉定歲大稔繼以癘疫積尸道旁舟車幾爲不通有老人匍匐南來止于佛寺比暮縊死寺僧得其題贊于衣帶中有曰六十年來遇六荒五

荒不及此荒荒此荒自縊歸何有那管來年荒不荒徐
思勉有跋

又云朱元白貞一應試南闈考官泊舟燕子磯夜有傳
呼山上曰今科第幾名爲嘉定朱貞一聞者殆千人考
官陰志之必不合其言之驗已而填榜共戒不錄嘉定
朱姓卷及榜發而貞一中式名次究如所云蓋貞一爲
蘇州府學生卷無嘉定字故得錄

又云崇禎元年孫元化里居被召有兩頭蛇見所居樂
在堂元化信口成詩云吾聞兩頭蛇其怪不可弭昔賢
對之泣而我反獨喜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蜿蜒不
留停奔赴孰驅使當南更之北欲進掣而止首鼠兩端

乎猶豫一身爾蛇也兩而一相牽無窮已混心腹腎腸
各口頰唇齒畢生難並趨終朝不離咫尺屈伸非自甘左
右何能以豈不各努力努力徒縈絳殺一誠便一一殺
一亦死兩存終奈何聽之造物理後吳橋之變詩殆成
識

又云元化堂前有雞栖樹一株大可數圍不生莢元化
登科忽生一莢被禍又生一莢及其孫致彌登第削籍
補官亦然今宅爲墟而樹已析爲薪矣

又云張孝廉錫眉上公車阻風金山夢江神來謁曰公
正人也吾當暫借一帆覺而呼舟人不信頃之風忽大
順遂獲濟濟畢仍反風

又云夏忠節公允彝其女候岐曾子洵之配也忠節以陳忠裕公子龍事牽連被逮乃往嘉定與候氏計議適候氏已他出至諸翟偵者益急乃自沉于水門人崑山盛符升吊以詩云志在春秋真不忝行成忠孝復何疑他時簫鼓還祠廟定有靈旗動水湄

又云崇禎末李舜良名拱負才藻傲睨一時浙閩買二姬歸里時有善扶乩者拱以終身叩之乩贈以長歌云明珠不事飾大圭不待琢藻繪色易渝雕琢工乃俗洵美潘安子筆花慢以縛雖著閒居賦終爲几上肉正平意氣豪誰料黃祖酷漁陽鼓猶急身葬江魚腹世狹賢者難途窮達士哭文章不值一文錢氣節徒爭蝸角邊

不如山蔬一盆粥一盂圖書萬卷歡我顏何必燕姬與
趙女松作笙竿水作絃燕姬歌歌宛轉越女舞舞芳妍
正恐舞罷彩雲散歌殘薤露連人世之樂須臾間仙家
之樂無窮年殘棋數着移今古清酒一壺眠洞天歸去
來兮歸去來青山一帶含蒼煙明月照不盡好風吹正
閑原留一片清涼地幾許勞人不肯還琪得詩不憚未
幾爲亂民所害

柳南隨筆云嘉定竹器爲他處所無他處雖有巧工莫
能盡其傳也而始其事者爲前明朱鶴鶴號松陵子纓
號小松孫雅徵號三松三人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
以雕刻爲游戲者也今婦人之簪有所謂朱松陵者蓋

以期始之人名之耳

程國棟志云大場鎮農家婦舉止修整嫣然閨中之秀夫貧而蠢婦毀容佐之日與村姑里媪輩習田間勞苦無難色有親戚憐其貌者執手作慰藉語婦歛容謝曰兒樂此不疲且非是無以上奉我嫜也如是者十餘年有子矣以竭作故病瘵死死前一日忽向其夫索取筆硯夫不識一丁字詣鄰家假至婦見之泣然曰謝此緣久何期今日遂成長別耶起題一絕云當年二八過君家刺繡無心只裒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語意淒絕絕其生平曉義命雅自韜晦恥炫鬻頗有古列女風尤卓卓可傳而逸其姓氏殊可惜也

又云城西吳氏池亭明季有士女自沉於此一士人僦居於內寒夜聞窻前風竹聲吟詩云竹院殘枝傍砌敲蕭蕭疎影橫窻綠吟未就微聞窻外云夜半陰風刮地寒榻體水底吞聲哭啟戶恍見一姝掩袖而去一日將近清明夜半又聞窻外微吟云陌上紛紛掛紙錢家家寒食禁炊烟一杯絮酒無人奠叫斷空林有杜鵑翌日士爲文以杯酒奠之自後遂絕

陳濟三魚堂贍言云陸翼王菊隱爲黃陶庵先生高弟嘗言先生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虞山也張公國維撫吳中取先生觀風第一張公至虞山請與相見甚懽時適有千金之事求虞

山某爲言于張公某有別事干張不便又言勸先生言之先生堅不肯曰不可以此破我妄取戒

廖志述聞云陶菴先生館虞山時主人妾以落花詩出示賓客和者甚衆或諷先生爲之先生曰諸公皆老宿又非終年下榻此齋者故不妨吾則斷斷不可

又云南翔吳貢士自惺號葦庵與確庵陳先生以節義相結確菴離憂集二十一人嘉定則徐時勉及葦庵與焉嘗却顯者某聘又某相國招以書幣葦庵賦耦耕詩謝之間者高其義多屬和焉

國朝

程國棟志云 國初時有赤脚僧者初不知其何許人

嘗過婁上踵吳大史偉業之門太史止之宿越一夕議論不合遂辭去至嚠之歲則癸卯春也住錫長春庵甲辰十一月忽詣齊主家告別衆詰其何之曰吾無所往行且永訣耳臨歿自述爲山西太原人崇禎辛未科進士申酉以後遁跡至此平時養一雞自隨至是謂其雞曰吾死後誰爲飼汝盍隨我去越一日雞亦死

嚠志述聞云陸菊隱酷暑讀書不輟一夕友某訪之見燈下方閱儀禮丹黃鈞乙汗流至肘謂曰暑甚何自苦乃爾先生笑曰果熱耶有十三經注疏類抄又嘗撰禮記集說補正納蘭侍衛以金購之易其名刻入經解中見陸稼書先生三魚堂隨筆今書中尙存菊隱字數處

疑納蘭得之而參以已說也

吳子依隨筆云孫凱似家畜一鸚鵡性極慧惟與一婢香雲不洽每見必呼爲冤家一日其女方刺繡飛上其牀騁之女以筯擊之去曰夜夢不祥今日不可出戶女怒曰畜生何知乃作此怪語方出戶卽爲鷺鳥所搏家人不及救至半空猶連呼救命不置見者皆爲墮淚抱桐文集云王修撰敬銘購得石像乃金粟道人五像之一後復得雲林石刻小像俱嵌之如齋壁間自題二絕一時諸名士和者甚衆

縣冊云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某日南城外某至馬陸鎮娶婦馬陸某至南城娶婦既娶而還遇諸塗兩家各爭

道不讓因歐傷數人入城鳴諸官媒從星散燈火幾滅
婦與相似搶攘中各舛一乘以歸成親後俱不知也詰
朝婦家婢見新人夫駭婦翁知之遂構訟縣令俞公攝
兩家翁婿及二女至諭曰姻緣分定今日之誤非誤實
誤在當年結婚時耳今已成親無斷轉理若以貧富不
相當我自冇處卽令二女結爲姊妹兩郎爲僚婿勸富
家翁於粧奩外厚助其婿此翁殊恍然卽許出銀三百
兩田三十畝米十石俞公深嘉獎之兩家媒媼從人各
責二十以完其案

寶山縣

明

趙西志云黃采爲兗州守有靈哥者隱形於民間華箔中能言未來事與采交善嘗出山石蒲桃酒閤中新荔支啗采事聞於朝令采偕靈哥來見否則重置於法采與期於張家灣靈哥果來言昨宵宮中見上詢傳國璽追之可得次日言官諫妖物豈宜入殿詔止采乃還采嘉定人

又云李正義宜中嘗割股療卹客燕湖于旅舍得遺金百餘兩候三日有浙客倉皇至詢其實還之崇禎甲申飢民載道散給米糧疫死遺骸出資收斂後以隨征功授都司子嘉猷成進士忝貢生嘉譽邑諸生人咸謂積德報

又云孝廉侯萬鐘五歲時適野墮水中有白手如雪擎之而山得不死年十八館于清溪聞父病篤急馳歸奉侍湯藥一夕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忽有朱橘自空中墮葉綠苞紅鮮潤如新摘時六月上旬也因進父嘗之異香滿室病遂愈人咸謂孝感云

〔崇明縣〕

〔元〕

趙廷健志云至正中東沙人徐雲弱冠好道泛舟遍游遇風飄至一山上有石刻曰蛇山雲登山過一橋折而北一溪寒浸如冰有礁石突起類大甕斜覆過此路稍平曠山多猿撒石如雨月出見青鬟二人進曰君非徐

某乎引至一所留數日得漁舟載回賦詩云若憶蛇山
勝雲峰最上頭江流倚天白嵐雨入簾浮野鳥朝飛去
山猿夜不收儘堪怡歲月何必問丹邱人以雲爲遇仙

(明)

志又云嘉靖戊寅

案嘉靖無戊寅歲舊志失
攷或係正德十三年也

譚承務號

思通初剏崇壽庵因鑿井得木刻佛像金粉雖退法相
宛然異之因拓宇爲寺更名淨信佛像設未備一夕夢
大龜云聞長者營建寶刹吾願捨身以裝佛像覺而識
之明發果見大龜出海從之者六浮于岷浦之土思通
嘆曰吾終不敢殺物命以飾佛縱之使去未幾州登仕
施光遠者亦感是夢而龜復見剏之得玳瑁卒成佛像

又云萬歷間生員盛某母苦節宗黨舉之縣寢不行會
謁廟通庠復公請縣因夜微行之其家見一白鬚老
人在門忽不見知爲土神卽具文申獎

又云萬歷間邑人高尚明字維仲者于辛卯歲以潮災
漂入海四望無際忽有巨木從水中躍出恍惚間身已
登木俄見大魚擁之而行抵浙之峴山山有虎延頸帖
耳與之狎饑則啖虎之餘越數日附樵舟歸人以爲必
有隱德焉尙明年七十四與鄉飲

國朝

志又云 國初時長沙東南區陸王爵性慈厚里中有
離婚者爵設法爲之完聚年逾七十兩目失明忽一夕

夢中有人語之曰汝有陰德會當復明且增壽覺而異之未幾雙眸脫翳炯炯如初至八十四歲端坐而逝又云 國初時朱氏葛賢妻治車旋爲活賢病癱以氏少欲嫁之氏決不從丐養多年賢癱忽愈合巷公舉之知縣龔榜贈以貞烈維風匾

又云邑貢生劉萃乾以雍正甲寅司訓涇縣越五載卒于官辛酉夏子觀願觀我觀成扶櫬歸卜葬於新鎮沙之陶家圩啟兆見二蛇蟠結土中釋弗殺泊下窆奉奠歛一蛇長尺許黃質黑章延緣升几縈神主位昂首四顧復上燭臺蜿蜒往復蠕蠕可觀時會葬親友及耆鍾行道者羣詫爲異蛇游行自在絕無怖畏良久乃去甲

子觀我舉于鄉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一終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二

雜綴五

稗說

太倉州

鎮洋縣附

明

張采志云太倉衛軍生沈璜順天鄉薦中乙榜就舉諭
罷歸事刀筆嘗泊舟富人坊中邀飲盡歡旣衛獲盜沈
授盜指扳富人父子則爲行賄武指揮侵其貲且揚言
劫武致富人斃獄後沈犯重辟械繫鎮撫司笞掠無完
膚以釘刺脇而死

又云有道見漁者持一鼈三足買歸令婦烹旣熟婦偶

不食出坐門外久之入視失夫餘髮一縷在地衣服冠履如蛻怖而號里中意婦殺夫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廷宣疑其獄召漁者令捕三足鼈限數日獻卽召婦如前魚出重囚令食食畢不及獄門亦立蛻乃原婦罪羣漁曰初被命布綱驚網重及岸得塊肉如人形五官粗具無手足閉目蠢動漁驚擲水又他綱得物復如之羣漁懼買牲酒禱水神曰奉官命捕三足鼈乃連得怪物且違限坐受責矣惟神佑禱畢舉綱乃得鼈按爾雅曰鼈三足爲能註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是物世宜有但人食而蛻舊傳未見且竟不知前三物爲何怪也

又云州人吳怡一夕夢兩綠衣丈夫桎梏至前叩頭乞命怡念是且有當死者比旦起道見有人腰斧鋸趨而前問之曰適木客購村中二銀杏樹券成往伐爾怡驚曰木乃有神償其值得不伐

又云嘉靖舉人顧子望舟行擊人墮水死抵罪瘐死獄中子望單家子少隨父輸租田主試對句殊慧養爲子已與其子子嘉皆舉於鄉子望嘗過富人飲竊其困穀故遺於道如漏狀因指邏者迹至其家陷以盜其諸事類此

又云朱某家鹽鐵口往崇明舟破衆皆死朱附破舟漂至一島登見殿宇額曰紫陽府遇死妹引至家其夫歸

乃執役於府者云紫陽真人掌錄罪囚朱求歸其妹夫
負行令閉目須臾置地身在故灘上

又云陸文量參政浙江時行縣至桐廬有婦長號稱冤
召問之婦泣曰妾夫陳乙於潛民也與妾弄猴乞食暮
投山中漁家漁兄弟誘殺妾夫相與逼妾妾不從并殺
妾及猴適若有人蹴妾脇曰明星至矣曷走訴妾驚寤
從墓隙出乃知瘞廢墓中公怪捕得漁兄弟服罪而所
殺猴亦生蘭溪章公懋神其事爲作頌

邑乘小識云陸文量戲題魁星詩云天門之下有魁踢
斗癸未之元必入吾手粘之壁無何失去一日文量過
陸鼎儀家鼎儀出以爲玩文量詰其所自云昨倚門一

兒持此示我我以葉易之文量惘然曰我二人得失之
兆見矣是年鼎儀成進士文量丙戌始第

菽園雜記云吳中鄉俗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
已唯一歌曰南山腳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
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楊籃頭不知何意朱建評樹之
嘗以問陸文量文量思之翌日報云此歌得母言人之
所業厥初本同惟其心之趨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
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
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張采志云陸文量云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
自數節以上分兩歧交翠可愛家人候其老斫而芟去

旁枝用以叉取蒹草飼猪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生五條結蒂與脫花處分爲五而瓜背相連圓丁采入衆玩一過兒童劈食之後仕于朝見有瑞竹瑞瓜圖求題咏閱之則皆予家所常有况他竹之瑞一本于家並生二本他瓜僅二三又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當尤瑞使其時喜事或歸之官府動衆傷財不靖多矣

又云百戶許忠庶母有外行誣以逆知州不察坐死庶母盡奪其財忠妻王氏有奩田亦在奪無售者諸生金獻揚素橫獨受之王氏日困乞食至金望升斗金室怒批其頰王氏怨憤投福隆寺池死忠子呼寃署州者謬吏忠復坐撻反獄夜暴死疑獻揚並殺之適巡江王御

史萬祚臨州忠子仍呼寃得實抵法獄成御史鈴其牘判云南山可移此案不改瀕行州萬人頂香跪送後獻揚謀脫竄郡獄汪御史有功至讞復定旣他御史有所徇擬改判獨行後山亭轉案見判裂墮地顧無人聞墻上鴉喧則兩鴉啄所裂判遂不敢徇云

都穆談纂云雙鳳鄉居民盛氏頗富一日所藏鏹盡飛入鄰家盛親見之然無以爲計

張采志云海濱一女奴爲其主囊金珠數十事遞所親道中投廁懸壁竟去一男子收之候道旁女奴號泣至男子舉囊與之越數年女奴嫁婁江之張涇口男子適來問津女奴望見亟呼曰此往時活我男子泣留款入

不果渡時渡者中流舟覆溺死者過半人謂還囊之報
金鴻縣志云朱明經宜山一日見梁間燕語呢喃命諸
生作對曰燕迷舊主尋新主衆方構思其子名默年方
髫髻忽在旁應聲曰士脫藍袍換綠袍宜山心喜之未
幾入泮後登嘉靖壬辰進士默號時言

張采志云婁城一人善良與阜隸王宥爲隣宥欺其弱
強索財物善良者不勝苦一夕夢龜王縛王宥納雞柵
中是夕宥死明旦柵中母狗生一子長甚順適主意因
呼王宥

又云普濟者長於粘竿墮鷹隼于高標業四十年其身
貧困流離臨終作百鳥鳴而絕

又云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見厨鍋湯沸中二卵將熟則行童攫之鶴巢者僧命還巢中且云固無生理但免鶴悲鳴爾後數日忽出二雛僧怪之令僕採巢見一木尺許紋成錯錦香氣甚郁僧取供佛前後倭國貢船因風打收港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木問僧買價僧給香是三寶太監捨供天妃者能蓋造後殿觀音閣則與之倭曰我是貢使那可留願酬以價因與白金五百僧得厚利遂與去後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已故因留金享其徒詢所取香是何物曰此仙種名返魂香焚之死人魂復返聚窟洲所出又云陸孟昭郎署時所闢清風館一日雨作水深三尺

許館傾客戲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孟昭復新之
方竣改福建參政館隨屬滕侍郎滕白水村人也

金鴻志云黃廉使元會諸生時試輒第一王子鄉試畢
候榜於燕子磯榜發遣僕覘之僕還疾呼開船黃度不
售亦不問行數十里乃云主人每試必前今何後乃爾
黃詰之曰名次後甚是以不言噫斯僕雖非司馬家比
然視黠者相去遠矣又云少司馬李萍槎微時館武舉
家武舉見其貧也誚之曰同是人而有富有窮且道窮
字作何解公曰此字易解非頭鑽穴而爲穿窬卽身負
弓而爲武舉其人大恚公好譏嘗作迂仙傳行世後試
劣等乃自悔曰吾文不應劣等此必口孽所致因毀其

板木未幾中式

尤侗艮齋雜說云吳人語云天下歇家王百穀山中驛吏趙凡夫相傳百穀家居中少師予告歸里車騎闐門賓客墻進兩家巷陌各不相下凡夫卜築寒山搜剔泉石又得鄉子爲妻靈均爲子貴游麋至幾同朝市兩君可稱處士之特矣然題之曰歇家曰驛吏豈非陽秋之意乎

金鴻志云張受先舉丁卯鄉試當樹棹楔木有八字孔曰是大類鼻孔吳下鼻頭最壞事其鋸而去之俗稱豪奴爲鼻頭匠有難色受先日卽不去鼻宜向內或不至出外生事耳故受先棹楔木八字孔獨向內

又云相之異者多云貴徵前輩大行陸公起龍係獨骨
臂雖登文榜而臂力絕雄又明季閔三者六腑生手背
首可返顧至背京師徵侯楊氏有子亡失數載其首正
與閔同閔適至京一日觀猴戲因返顧楊兒而異之遽
認爲子未幾襲侯爵過婁有惡之者訐其僞於朝閔呈
辯仍降襲錦衣

又云銀工周姓者善傾假銀用輒病用盡則病愈後患
臂癰癰中忽突一物乃銅釘也自此悔懼爲供釘於神
前設誓以戒

又云諸生陸某素奉天主教嫚罵神佛一日應試澄江
過張睢陽廟或謂之曰子敢詈睢陽乎陸卽於門首呼

名大罵歸時途中忽仆遍體青腫哀號卒

又云南城一貧者偶倚城樓下視見地有一錢趨下取之乃一柿蒂復上城視之錢也遂諦識其四旁而下求之居然柿蒂也復上城注視見一人過而拾之就拾者借觀則真錢也一錢之細有不可倖得者

又云東鄉富室有婢藍姐才而智一夕盜入藍秉燭至迎曰金帛任取第勿驚我主母明晨主母詰之藍曰賊已擒矣吾秉燭時密以油滓其衣渠意在搜金不復爲意今入市認其衣捕之無以辯也已如其言跡之盜果果

又云阿留周元素家僮性默無狀元素終畜之嘗使執

掃朝不能潔一廬主怒則擲帚曰汝善是曷煩我元素
他出使應門客雖熟不能名誰何惟舉肥瘦皙黑狀度
不能記則闔門拒矮榻足缺教留斷樹取岐生枝留持
斧歷園竟日歸又二指曰枝皆上向家人哄然舍前植
新柳元素恐鄰兒撼使留守視留入飯則收柳屋中其
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留曰
汝能否曰何難使爲之則濃淡參勻屢試如意元素由
是專用之

又云何如玉字謂聖工刀筆善關說人事一日被病恍
惚見一青衣迎之曰相公來乎視之乃友人家故僕也
引至一殿宇見王者坐殿上勵聲云近來士習大壞本

欲盡付兵火恐玉石不分吾今則抽筋拔腸而已如玉
悚然驚寤忽足中微痛少頃痛如割數日墮一筋抽之
得數尺

又云王滄野者家海濱官劉河把總職司巡哨曾統五
舟出海三舟抵一海島後舟尙未至因登岸閒步可一
二里見殿宇一所自入門歷殿陛不逢一人亦無神像
廊柱俱以白石鐫蛟螭形向內拱伏又造其後屋則石
几石榻寶玉珍玩悉具滄野喜甚盡挈取之甫回舟而
颶風大作三舟立碎舟人無得生者惟滄野與一僕急
躍升岸抱一大樹護免三日後飢垂斃賴後舟載歸詢
海師云其所歷爲龍宮以取物撈龍怒故遭碎舟之厄

而僕於衣內潛繫一碧玉簫竟挈回

國朝

金鴻志云順治初東關何翊公好燒丹有臧姓者自稱
茗上湘右姪道術家傳最靈驗何延之結壇其鍊一日
執爨者刮鑊底見有魁星踢斗像左手持不律右手執
金全身畢見咸異之然所鍊卒無成且多奇鬼作祟未
幾以訟破家始疑鑊底所見爲祥徵而卒遭奇禍云
又云王虛齋積墓在東鄉九都木茂且巨順治間竟濯
濯矣方伐時聞冢中放炮聲作樂聲及升座衙鼓聲伐
者懼禱於墓寂然無聞乃盡伐之最後一大銀杏鋸將
斷時天日晴朗忽封邱中昏暗如夜俄而聲震若雷木

遂仆虛齋之葬越百餘載而其靈若此然不能保其墓
木哀哉

又云王中翰吳述吳梅村語云余初第時不知詩而多
求贈者因轉乞吾師西銘西銘一日漫題云半夜挑燈

夢伏羲異而問之西銘曰爾不知詩何用索解因退而

講聲韻之學

按王世貞寶劍歌序云余十五時目不知

詩會經師駱先生爲人作寶劍歌以漢字
命韻子輒應曰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
生大激賞謂子他日必以詩名予謝不敏又三載舉應
天薦將計偕有鬻刀者因據舊語補之存一時故事耳
二公皆蓋代詞宗而輒喜自道其初哉事如此亦以示
後學焉謙

之義云

又云顧雲臣擅傳神技初不甚知名適往蘇郡僱擔夫
負行李不知所之顧乃從畫肆中借紙筆繪其面貌衣

服懸登岸處衆皆譁然曰此某也顧因倩識之者引至其家行李悉獲無失名遂大著

吳氏私志云楊輝如子乾時弱冠能文遊庠未幾病瘵死死之前忽自言曰吾前生一老學究讀書無成而轉今生今又咕嗶數年合兩世攻苦僅博一衿復轉盼謝世何命之薄也陶松係余表戚漢翔子生而有陶松字在股鄰里請觀者掀衣視之漢翔意其生符定數易送養育乃六歲而痘殤前一日亦自言云前生係浙江人陶姓松名來此緣僅六年今緣盡將去矣按此二人者再生皆補前因所欠而陶爲尤促

又云已巳九月東城外日間有弟烝其姊者甥遇之怒

曰事干重辟奈何雖吾母亦有咎後斷難隱忍舅徐謂
甥曰爾言良是勿復說我有事入城盍偕行時已暮於
荒僻處袖出斧劈取甥首置蘆中推尸入水因背有大
痣削之歸藏斧牀下其妻睡夢中忽聞人呼曰爲我洗
血布衫驚覺聲隱出牀下燭視無有第見一血斧羶氣
觸鼻曰異哉此物也固詰其夫只謝不知取置水桶血
陟濺起妻大驚比曉夫亦不自安趁海船逃罪崇明船
如鐵膠不能動舟子疑之謂諸客曰有夾帶否皆曰無
其人忽露血衣舟人注視曰客作何事乃有此膠船殆
爲是君起勿累他人其人怒曰爾知我何人妄以事罪
我我去船若不動當不嘿嘿及登岸船竟開乃嗒然歸

時甥尸已浮水面背痕可識地鄰鳴之官訊鞠伏辜

嘉定縣 寶山縣附

明

程國棟志云邑人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於下以鋏揮之碎其中堅鹵水湧出其人急出得免水高中庭尺許咸謂必遭墊溺有一垢衣道人過之云蓋以雞籠則止如其言果漸退不解何術

又云萬歷中東北鄉民吳某貧無妻一日漬米於河有物浮水來大如雞子剖視類胡桃肉試嘗之不咽而已入喉頃之腹痛稍飲水卽已後腹漸大歲餘痛如前仍飲水未幾腹迸裂如物墜焉掬之一胞胎也按楊慎曰

水面浮一物狀如胡桃可噉名曰吉弔龍精所化遇之必孕

又云采淘港向有大蚌萬歷間漸移至於海晦冥之夕舟人咸見浮於海面大里許珠光如斗燭天崇禎年遂入大海每至夏秋間蛟龍攫取其珠終不能得甲戌八月七日小民陳冬居海濱見蒼虬數十罄海水見底者三度而哱則口噴泥沫數百丈以驅之諸龍竟不敢攬而去是日一晝三潮婁江吳淞皆然

趙西寶山志云村人王某家頗豐年四十許得顛疾嘗號其家人曰我腰間沈重何不爲我解却積數年不愈他日王有甥來省視憐其病篤因請與俱歸使游衍適

留數日病如故甥常使人隨之一日王散步後圃圃畜
鶴一羣悉奔繞之爭啄其腰下會從者至麾其鶴去王
愾然汗下覺病如失還語甥曰吾瘳矣吾適遭羣鶴一
驚覺腰間頓輕甚快也甥喜往視後圃見蛇大如椽死
竹間猶帶血王從此平復疑其疾是蛇所爲蓋鶴善啄
蛇也

又云萬歷中有啞道人敲木魚乞食一口如常一口正
在印堂間如古鵝眼錢大齒舌俱備與之食能食與之
酒能盡酒一壺

國朝

嘉慶二年六月間寶山吳淞江口時作大浪傷客船至

七月間忽大風吹上大魚長數丈者如鱷狀俱如刀斬者從此風平浪靜海艘安然

崇明縣

明

趙廷健志云施某者爲富不仁租秤加二詛咒載道一日風雨某爲震雷擊死其家索秤不得見鍾中一蛇盤旋碎出之乃斷秤也造物之幻如此

又云隆慶中漁人捕得大鮎魚剖腸有物黑而堅洗視白鏹復有亂髮一團蓋商人葬魚中云

又云萬歷八年漁人捕得一龜重三十觔顧盼似有乞憐意曹良濟買放之後數年渡海舟覆衆溺濟足若有

所憑得抵岸見一龜昂首鼓浪而去

國朝

趙廷健志云 國朝南海浮二鐘一銅一鐵潮擊鏘鳴
興教寺僧得鐵鐘懸寺中擊之皆哭泣聲由是地盡圯
人民失所其銅鐘浮江南黃楊灣黃楊寺僧得之地亦
圯僧以爲不祥送入海地復漲後興教寺里人聞之延
黃冠設醮送之海圯地亦復二鐘與元時扞拷鐘絕相
似而災異過之大奇也

又云蘇州滄臺湖內有伍子胥劍長五尺許時浮水面
漁人常得之得則必病仍投諸湖方愈雍正癸丑本邑
千總高銓因公事在蘇夜夢五童子來謁明旦適有漁

人持劍求售上有篆文銓卽購得攜歸崇明因劍長不克用改鑄之方入爐忽見五童子從火光而出後銓得顛疾不起

又云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八日北海捕魚者網獲異物形如鼉高約二尺圓長三尺兩旁皆花甲背有花紋頭上肉頂如帽叩其背聲如鼓有知覺舟人持刀欲殺之下淚求釋衆皆稱爲靈異昇至海邊分水而去

生員

屠奉詒校

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二終